



古文苑卷第十

敕啓

漢高祖手敕太子

晉明帝啓元帝

書

鄒長倩遺公孫賢良書

董仲舒請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楊雄荅劉歆書

酈炎遺令書四首

王粲爲劉表與袁尚書

曹公與楊太尉書論刑楊脩

楊太尉荅曹公書

曹公六天大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

楊太尉夫人袁氏荅書

魏文帝九日送菊與鍾繇書

漢高祖手敕太子

漢書藝文志高祖傳十三篇固自注
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此編

或居詔策之一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泊踐祚
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

行多不是

帝不事詩書及陸賈奏新語
未嘗不稱善正與此敕同意

又云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為不

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

下耶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羣臣咸稱汝友

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為可任大事也今

定汝為嗣

史遷曰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
病此云非為不惜天下皆以私意窺

堯舜也大共聖人之言曰大道之行天下
為公故五帝官天下四皓事見張良傳

又云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

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

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漢世以

字學為重此教蓋言不可不習耳晉宋而下至於唐人主以字畫相誇至與人臣較工拙卑陋甚矣

又云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以此命太子諸王有古者尊敬師傅之遺

意如晉成帝拜王導并其妻則尊卑之分舛矣

又云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趙王如意母戚夫人

其餘諸兒皆自足立哀此兒猶小也鳩毒人幾之禍高祖

蓋逆慮其至此孝惠懦弱以萬乘之主不能庇其弟亦可悲矣

晉明帝啓元帝

晉書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大興元年立為皇太子仁孝喜文辭

臣紹言伏蒙吉日沐頭老壽多宜謹拜表賀表

畬云春正月沐頭至今大垢臭故乃沐爾得啓

知汝孝愛當如今之言父子享祿長生也

又啓云沐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畬云去垢甚

佳身不極勞也

遺公孫賢良書

鄒長倩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國

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

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

襪樸滿一枚書題遺之曰漢書弘薈州薛以賢武帝初即位弘以賢

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乃移病免

今漢書所載制誥及弘對策皆夫人無幽顯道

在則為尊幽顯謂人之窮達也道雖生芻之賤

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雅白駒詩生芻一束其

升為緘倍緘為紀倍紀為纒倍纒為縶皆自少

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動名節亦復如

之勿以小善不足脩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

縶此言最精切士君子宜佩行之蜀先主誠樸

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

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

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

之敗可不誠歟故贈君撲滿一枚大學曰貨悖

而出與其有聚歛猗嗟盛歟國論推上賢良山

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

風以俟嘉譽次卿弘字漢書不載時儒者鞅固

曲學以阿世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董仲舒

漢書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為江都相元

四

荆三年御史大夫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時仲舒廢為中大夫居家此書當在弘為御史大夫時漢御史大夫與丞相俱稱三公其後仲舒以庶夫與丞相俱稱三公其後仲舒以庶直為弘所嫉出為膠西相尋以病免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周

召自然休質擢升拜又作三公統理海內總緝百

察未有半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

助至治郡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

舒愚驢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言居官無改治聲名應朝廷選

擢之法大擢或脫一字數蒙君侯哀憐之恩懼被非任無

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羣心所歸

惟須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

之路廣選舉之門高祖收攬英豪下求賢詔皆相國佐之為一代宗臣故仲

軒首既得其人接以周公下士之義周公吐哺一飯

沐三推髮以即奇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

歸往盛德英俊滿朝百能備具即君侯大立則

道德弘通一作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

所識褊陋不能贊揚萬分君侯所棄捐仲舒與弘俱治

春秋為竊聞春秋曰賢聖博觀以章其名擇善

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為諂遠而不

言為怨皆春秋傳故輒披心陳誠仲舒叩頭死

答以云必欲曾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
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
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
反覆抵牾又書稱汝穎之間先漢人
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

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為鄰長

艾相愛視覲動精采似不為非者故舉至之按

至字合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於官朝劉歆書

驛等私通盜刑越中事即其竟今舉者懷赦

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寃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

書知人則哲惟帝其難雄何斬焉叩頭叩頭又

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

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

常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

室歆書云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道人使者

輶按書道人以木鐸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

室史老聃嘗為之藏去聲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

有嚴君平臨叩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

軒之使所奉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

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

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

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邨銘

王俾頌階闈銘及成都城四堦銘蜀人有楊莊

者為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雄

遂以此得外見本傳成帝時客有雄文似相

雲嘗作絲竹頌成帝時直宿楊莊請此文成帝

曰此似相如文莊曰非也此臣邑人楊子雲

帝即縣頌即綿竹也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故不

復奏歎歎左向都水使書多稱先君故此答之向嘗

知習雄為郎之歲雄年四十一餘自蜀來游京師

十一歲當於成帝元延年間自奏少不得學而

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

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

奉可仍見給郎直事之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

書於石渠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如是後一歲

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繡補疑是裊其上

靈節靈壽杖也漢書靈壽杖注木似竹有枝節

長節靈壽杖也漢書靈壽杖注木似竹有枝節

治龍骨水車也禁苑池沼中或成帝好之遂得

用以引水銘詩今亡不可復攷成帝好之遂得

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會者四方

孝廉與上計者借及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

四尺以問其異語婦即以鈿摘次之於槩二十

七歲於今矣計雄是時年近七十葛洪西京雜

記揚子雲好事常懷鈿提槩從諸

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而語言或交錯

為禪補輪軒所載亦洪意也會集所未聞

相反覆方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使疑者得所

張伯松不好雄賦誦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

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謂祖喜典訓屬雄以

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

之書也又言恐雄為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

也王充論衡楊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壹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

前伯松以為金匱矣坻音墀場音傷皆糞如其也方言

用則實三稼飽邦民否則為抵糞棄之於道矣

而雄般之亦蕭官伯松與雄獨何德慧漢人多

與惠而君與雄獨何譖隙而當匿乎其不勞我

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幙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

敬書云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典流於昆嗣言知絲俗適子雲攘意之秋也

列於漢籍誠雄心之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遘也

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散

之會也敬書云隆秋之時收歲不死之日則今

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於

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者訓此於帝籍但

言詞情覽翰墨為士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

不可以忘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

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
縊死以從命也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
所為得使君輔貢於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
唯執事圖之歆書云願頗與其最日得使長監
所規繡之就死以為小雄敢行之言當長以所
成其書以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遺令書四首

酈炎

後漢文苑傳酈炎字文勝范陽人有
文才州郡辟命書不就後病風荒忽
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治產而
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因病不能醒
對熹平六年遂死
獄中時年二十八

維熹平六年十月十二月靈帝乃裂裳書

白嚴考之袖坐易家人有嚴君焉炎荷天之罪

以致于死名歿身弊神而有知炎之歸覲在旦

夕之間耳若其無知將何面目少見靈寃哉有

謂精爽如生能察其情無知謂幽冥其自即安

其自愛臣去矣古者稱臣亂矣永滅亡矣

白老母無懷憂懷憂何為無增悲增悲何施寒

必厚衣無炎誰為母厚衣暑必輕服無炎誰為

毋輕服棄炎無念此常厚衣不尤不怨此常輕

服矣疾病不省母已死念之若聖人達於死生

賢者力而慕之炎之中心私有所慕每讀漢書

楊王孫裸葬班固以為賢於秦始皇見本傳贊謂始皇起

驪山墳窮極奢侈設機械葬不數年為人時厚自

衣石深十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意常壯

之然裸以見先人若炎不為也其布巾取覆頭

布衣用蔽形具棺取容身鑿地取容棺若獲罪

於衆耶石擲速朽桓子石槨孔子曰蠲其罪

哉堅固不加不待罪於衆則具喪葬無瀆先君

之北域必於瘠確之處而已呼甘陵夫人共居

也當是指其妻也華仲傳甘陵相夫人昭

白興讓當是兄之字考喪早葬玄讓之等元昆

勉之以老母相累不可使老母無曹也加供養

謝媿以老母相託若死者復知必使其言不愧

嗟哉邈之遺孤其名曰止戈汝長自為之寧

咨爾止戈汝未有所識吾謂汝有所識其先見

汝耳汝未有所聞吾猶謂汝耳有所聞而告汝

人之喪也非父則母非昆則弟非姊則妹人之

孤也齒齒其少矣汝之孤也曾未滿兩旬汝無

自以為微弱物有微弱於汝者乃其長而繁焉

后稷棄之寒冰隘巷矣詩生民載生載育時維

五八七卷上

腓字之誕置之汝比之猶逸焉於菟之在虎乳

極矣謂左傳令尹子文生棄諸夢中虎乳之楚人

反奴口汝比之猶易焉乃終不在乃始在在懼惟

生無懼管蔡之逸厥終乃不逸之易厥終不易

言咨嗟止戈汝能言則讚之顧言汝能行則履

我之所訓剛焉柔焉弱焉強焉學焉愚焉仕焉

隱焉懼汝身之柔可不厲汝以剛乎懼汝之剛

可不厲以柔乎懼汝之弱可不訓汝以強懼汝

之愚可不勗汝以學懼汝之隱可不教汝以仕

乎消息汝躬調和汝體思乃考言念陋考訓必

博學以著書以續受父母久業我十七而作

篇二十四而州書矣二十七而作七平矣鄺篇

汝勉從勉也必祭為甘苟示試是汝克違梁

為苦以稻梁祭則有庶羞古字只作梁汝無逸

于丘無酒于酒無安于忍事君莫如忠事親莫

如孝朋友莫如信脩身莫如禮汝哉其勉之下

邳衛府君我之諸曹掾督郵濟北寧府君我由

之成就陳留韓府君察我孝廉陳留楊使辟我

右北平從事祭酒四人舉者今我溺于地下思恩

則孤而靡報汝有可以倒戟背戈無孤之矣身死

不能報期其子蔡伯喈與我初不相見吾仰之

猶父不敢以為兄彼必愛以為弟九江廬府吾

父事之二人炎之所尊事本傳云張公哀張子

傳幼業王延壽王子衍我之朋友也四人炎鮮

于中優吾先姑之所出也若不足焉表親之賢

謝汝苟足往而朝覲之汝不敏往從之學焉汝

苟往取任焉咨爾止戈吾茂復有言焉其永覽

于此

為劉表與表尚書 王粲

按史表紹字本初漢末領冀州兵於

四州建安五年曹公操大據紹兵於

官渡七年紹憂憤發病死初紹妻劉

氏愛幼子尚數稱其才紹亦奇其貌

欲以為後乃出長子譚為青州都督

等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由是譚

尚有隙舉兵相攻是時劉表據荊州

王粲依之因為脩書譚尚勸其復好

息兵與譚書漢書載之詳畧少異

表頓首頓首將軍麾下勤整六師芟討暴雲戎

馬斯養譚作斯養去吉奴僕也聲無不宜甚

善甚善河山阻限狼虎當路兵爭強雖遣驛

使或至或否使引領告而莫達初聞郭公則辛

仲治郭圖辛評二人與譚通內外之言造交遘

之隙使士民不協姦釁並作聞之愕然為增忿

怒校尉劉堅皇河田買等前後到到得二月六

日所起書又得賢兄貴弟顯雍及審別駕書堅劉

田買皆所遣至使人賢兄指譚也魏志譚字顯

思顯字顯奕尚字顯南吳書曰尚有弟名買顯

雍豈買之字漢書熙字顯雍乃尚兄也審配為

與州別駕有書貽表察亦為脩書答之不見答

陳叙事變本末之理乃知變起辛郭禍結

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左傳

氏有二子長曰闕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日尋

干戈詩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其詩曰死喪

弟孔懷親尋干戈僵屍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

忘乃追案書傳思與古比昔軒轅有涿鹿之戰

周公有商奄之軍史記黃帝名軒轅與蚩尤

於涿鹿之野三監挾武庚以

叛周公伐奄比日所以剪除灾害而定王業者也非

之遂伐奄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是故雖滅親不為尤誅

兄不傷義也孟子周公弟也今二君初承洪業纂

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

真當唯曹氏是務不爭雄雌之勢唯國是康不

計曲直之利雖蒙塵垢罪下為隸圉折入汙泥

猶當降志辱身方以定事為計何者夫金木水

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左傳

五材民並用之若使金與金相迂火與火相爛則焦然

摧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天情峭急迷於目

前曲直是非昭然可見仁君智數弘大綽有餘

裕青州指高當以大包小優容劣端是於此乃

道教之和義士之行也縱不能爾有難忍之忿

且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恨事定之後乃議兄

弟之怨使記注之士定曲直之評不亦上策邪

記注史官曲直付之且初天下起兵以

尊門為主是以衆寡喁喁莫不樂袁氏之大也

今雖分裂有存有亡嚮然景附未有革心若仁

君兄弟能悔前之繆克已復禮以從所驩則弱

者自以為強危者自以為寧誠欲戮力長驅共

獎王室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今能克去私忿以

雖云亡猶其願則伊周不足參五霸不足六也若

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則戎狄蠻夷初紹與曹

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

盟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則是大公墳壠將有

汙池之禍夫入弱小將有滅族之變大公猶言

也紹夫人將絕滅其宗立墓壞為池沼左傳吳其

為治彼之與此豈可同日而論之哉且行違道

以自存猶尚不可況失義以自亡而遺敵之禽

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戰

策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

犬疲於後田父見而兩獲之以論好戰必自弊昔齊公孫竈卒子雅晏

子知子期之不免也注以其故曰二惠競爽猶

可杜預注子雅十尾皆惠又弱一个姜氏危哉

左傳昭三年齊公孫竈卒晏子曰惜也子期不

免於危氏子期齊公孫竈卒晏子曰惜也子期不

德則齊猶將軍及北海孫公佑共說此事未嘗不

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注孫公佑特在荆州

今整勒士馬憤踊鶴立異聞和同之聲約一

之期故復遣信并與青州書若其泰也則袁族

其與漢升及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重

謂和睦尚兄弟併勸勉之以義泰臨書愴恨不

知所言劉表頓首滅劉表卒亦竟為曹操所

禍同

曹公與楊太尉書論刑楊脩

魏志楊脩太尉彪子也字德祖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時

軍國多事脩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臨

蓄侯植以才健愛幸數與脩植後

以罪誅之洪內翰邁隨筆云言文苑

載操與彪書數脩之罪以為恃豪父

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將延足下尊門
大累便令刑之是時漢室將亡改在
曹氏袁公四世宰相為漢宗臣固操
之所忌處之不死其亦幸矣嗚呼危
哉

操白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
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
擾吾制鍾鼓之音主簿宜守所謂以而足下賢
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即欲直繩顧頗
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即宥貸將延足下
尊門大累設詞以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
比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

節角桃枝一枝桃枝竹杖官絹五百匹錢六十萬

四望通憶七香車一乘說文憶車幔也以青特

牛二頭車所駕者八百里驊騮馬一匹赤戎金裝

鞍轡十副以金飾鞍鈴苞一具驅使二人并遺

足下貴室書云明公所賜已多錯綵羅縠裘

一領織成鞞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奉左右所

奉雖薄以表五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

返厚贈欲以

楊太尉答曹公書

彪白雅顧隆篤每蒙接納私自光慰小兒頑齒

謬見采錄不能期効以報所愛方今軍征未暇其備位匡政當與戮力一心而寬玩自稽將違法制相子之行莫若其父恒慮小兒必致傾敗足下恩怨延罪迄今近聞慰之日心腸酷裂凡人情誰能不爾本傳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暈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抄為之改容深惟其失用以自釋孫辭以所惠馬及雜物自非親舊孰能至斯省覽衆賜益以悲懼

曹公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

魏志卞氏琅琊開陽人本儒家曹公納之於譙後丁夫人廢遂為繼室生

子丕彰植不受漢禪尊為皇太后

十頃首貴門不遺賢郎輔佐每感篤念情在凝至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實用無已方今騷擾戎馬屢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湏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操時為魏公故性急忿然在外輒行軍法卞內外俱稱明公姓當時亦所不知不能救止之自稱聞之心

肝塗地驚愕斷絕悼痛酷楚情自不勝夫人多容即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綃百匹房子官錦百斤製字錦從金帛言其貴於綾羅私所乘價與金等故以斤論不較端足

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微細以達往意望為承納

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書

夫人袁術姊妹也術字公路漢末僭號本傳操忌脩且以表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

彪袁氏稱袁氏加夫名於頓首頓首路歧雖近

不展淹久歎想之勞情抱山積曹公匡濟天下

遐邇以寧四海歸仰莫不感戴小兒疏細謬蒙

采拾未有上報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五內傷

裂身意不遺伏辱惠告見明公與太尉書具知

委曲度子之行不過父母小兒違越分應至此

令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遺育孤幼脩子囂知

言之崩潰明公所賜已多又加重賚禮頗非宜

荷受輒付往信

與鍾繇九日送菊書 魏文帝

文選有魏文帝與繇書言王猷氣鬱詞卑不若此書整暇信乎人不可有也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

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

月律中无射言羣木庶草无有射地而生律記

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惟芳菊紛然獨非非夫
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
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屈原名平
木將至方恐脩名之不落英輔體延年莫
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殷列仙傳彭祖
歲鍾歷夏殷末八百餘善導引行

古文苑卷第十

古文苑卷第十一

對狀

董仲舒郊祀對

雨雹對

酈炎對事

樊毅乞復華山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筭

狀

郊祀對

董仲舒

漢書本傳仲舒相膠西王以病免居
家以脩學著書為經義廷如有大議
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
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

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

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

居前仲舒治春秋此對止據春秋所書魯郊言

至祭謂之郊魯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禮曰於

于上帝亦謂之郊皆用辛日上帝禮曰於

卜此說為長不當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

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禮記王制曰喪三

社稷為地祇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

藹粟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

美而牲滋微也謂長不出膚春秋曰魯祭厲

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公羊子曰魯祭周公用

不毛注白牡也帝牲在滌三

月牲貴肥潔而不貧其大也禮曰養牲必在滌

官名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

未能芻秣之食莫如今食饋其母便秩謂日食

以養牲之芻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

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駢

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

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

文武之業成一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

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

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

臣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

天諸侯祭土公羊子曰魯郊非禮也天子謂社也魯何

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

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

令魯郊也伊川程氏曰成王之受皆非也臣湯問仲舒魯

祭周公川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

純騂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周禮臣湯問

也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剛與無同臣湯問

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

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

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

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

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

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奉使九卿廷

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漢九卿也

雨雹對

按漢書武帝本紀及五行志並不載元光元年雨雹豈史有闕文邪鮑敞

以私問馬將以窮造化之變也觀仲舒之對廣大精切豈漢儒拘拘災異

比邪者之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

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五行志

者陰脅陽也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

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

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

亥之月是也故謂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

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

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杜詩日月陽止鄭氏箋曰十月為陽止四

陰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

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

漸消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

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

生於天上漸消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

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

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戾運動

抑揚更相動蕩則葉蒿訖而風雨雲霧電雷

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

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

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踈。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屈相襲，故成雪。其寒月則雨凝於下，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雪是也。霏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霽。馬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蒸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

為慶三色，而成膏露，則結沍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日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為禳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相與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陽陰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有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也；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

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

事陽氣之極耳齊麥枯由陰殺也月令孟夏靡

注靡草齊草之屬蓋二物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

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菘麥始生

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薶死於盛夏欵冬死於嚴

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天一本屬

謂以其至寒故為極陰如北山湯可燂狐兔所

謂溫泉也故二王少本屬陰以其極熱故為至

皆生於其間有火謂涼焰也故知陰不得無陽

陽不容都無陰也故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

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蒸

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

上蒸成雨矣故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

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

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故曰月

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

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至其正氣也故曰然則

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

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故曰

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

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

啟遷延負墻俛揖而退

對事

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公
 羊子曰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
 也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
 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同欲立之以
 為君謂請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
 子故謂也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
 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
 也季子使而亡馬僚者長庶也即之
 闕廡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我
 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
 宜之者也僚而致國乎季子於是不受曰
 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於是不受曰
 爾弑吾君吾受有國是吾與爾為墓
 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
 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
 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

不殺為仁桓譚東漢人以公羊之說
 為未然炎主譚議設客問以辨明之

客問酈炎曰吳王曷不傳子而傳兄弟四人傳

者將以致國乎季扎季扎不受雖有僚立闔閭

之弑春秋猶以不受為義不煞為仁而相譚以

吳之篡弑滅亡釁由季扎扎不思上放周公之

攝位而下慕曹臧之謙讓史記諸樊讓位季扎
 扎謝曰曹宣公之卒

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
 節矣扎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名已細矣

春秋之趨豈謂介乎炎曰夫四王壽夢至
 夷昧之輕

命致國乎季子公羊曰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
 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

有悔於謂其能流慶百世也季子不受內有篡

煞之亂外致滅亡之禍雖知潔已之可為不惟

宗廟之絕祀其痛矣問曰周制諸侯父死子繼

若扎從先私志受非所繼是浮行豈節義之謂

與闔閭之欲國蓋緣扎之雅意故曰季子雖至

不吾廢也史記王僚使季札於魯公欲求之季子

雖至不吾廢也諸曰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

云則君子何稱乎炎曰光知季子仁而無權故

肆意焉季子不能討是則春秋所譏仁而不武

無能達也子之云公羊也公羊不以父命辭王

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國政衛輒

拒父猶謂之可公羊曰靈公逐蒯瞶而立輒

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也

也按論語夫子不為況以國治慕弒之子乎祭

仲行權公羊嘉之云君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

易亡仲者何鄭相也何人以執祭仲公羊子曰祭

仲以為知權也宋人執仲謂之曰為我出忽而

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

也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仲易亡宋人

子不然猶可善乎此蓋公羊之失非義之通者

也周公誅二叔不為不仁宋穆受兄國不為不

義公羊傳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

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注與夷者宣公之子繆公者宣公之弟君子急病而

讓夷故踐明堂朝諸侯非榮其位為時之急也

夷平也言國平則讓國病則急故以季子之才

君國子民行化四方與夫勾踐相去幾何若令

向時見國危亂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國

之意攝政持統邁其威德奚翅遷都瑯琊越絕

海鏡地理志瑯琊縣越瑯琊起觀臺以望東尚征

上國朝齊宋鄭魯衛執王之君哉國語越滅吳

鄭魯衛陳蔡執王之君皆入朝炎言季子之才

遠過勾踐若令當國不惟吳免滅亡之禍計其在越上必孔子稱可與立道未可與權觀論權反

經而善公羊聖之達節者也左傳云聖達節季子

守節之士左傳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

守節雖有國不立故非其量度乎問者因又謂炎曰古

者聖人封建諸侯皆云百里取象於雷雷何取

也炎曰易震為雷亦為諸侯雷震驚百里曰何

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為九其數卅

六陰靜為八其數卅二震一陽動二陰靜故曰

百里易撰著法三據之餘得九是為老陽其策

卅六得八是為少陰其策卅二震下一爻

得九而變故云動上二爻得八不變故問者稱善

掾臣條屬臣準書佐臣謀弘農太守上
祠西岳乞差一縣賦發復華下十里以
內民租田口筭狀

掾屬書佐比皆尚書屬官條準謀
其人名也並主通郡國書狀者

樊毅字仲德漢元舅射陽侯樊丹之
後有修西岳廟記蔡邕文見後

光和二年漢靈帝年冬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

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狀書郡國書狀
先上尚書

以禮臣毅頓首頓首死罪謹按文書臣以

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岳華山

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有垢故魯不

修大室春秋示譏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
梁子曰譏不脩也周公曰大

廟魯公臣以神岳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荀

班與華陽令先謹以漸繕治成就之後仍雨甘

雪滋潤宿麥惠滋黎庶臣即以詔書齋祀雪

未消釋時日清和神親民喜說作誠聖朝勞神

曷吳廣被四表覆育之德神人被施遐邇大小

莫不幸甚臣毅頓首頓首死罪謹書言華陽

言先謹有書縣當孔道加奉尊岳一歲四祠養

牲百日常常充肥用穀藁三十餘斛或有請雨

齋禱役費兼倍每被詔書調發無差山高聽下

恐近廟小民不堪役賦有飢寒之窘違宗神之
敬乞差諸賦役謂一以遠近差復華下十里以內
民租田口業復者口業蠲除其賦役以優之也方歲
百始於漢初以寵神靈廣祈多福降中興之祚
臣輒聽行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
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

古文苑卷第十一終

